嘉言

【孝】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反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罔或逃誅。○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事父不安親。則禍憂至。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愛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愛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群臣不用禮義教訓者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事主不忠。傾國亂政。寧有以得壽終者耶。○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公則誤君而危國。私則賊身而喪家。不祥莫大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

之有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不孝父母。不顧他恨。但憐已之子女。不愛已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父之有逆子。天地鬼神不能容。○上下乖離。家道以衰。

(釋)讒間君臣。誣毀良善。使君臣猜忌。父子不和。所造罪業。無量無邊。○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世。○五逆十惡業。三毒以為隣。死定入地獄。未有出頭辰。○五逆不孝順。天地容不得。王法鎮乾坤。犯了休不得。○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鵂梟。含毒逾於蜂蠆。○殺害父母兄弟六親。王者所戮。死受惡報。○護婦罵父母。死墮斬舌地獄。○若有衆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刼。求無出期。○箇箇惜妻兒。爺娘不供養。兄弟似寃家。世間多此樣。牛頭努目嗔。始覺時已遲。○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生不識親。而逆孝行。懷此逆者。其惡無盡。○若於父母起惡

心。或佛菩薩聲聞衆。此等皆入黑繩獄。
【道】不忠。不孝。罪之大惡。○不忠君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友兄弟。不誠夫婦。不義朋友。不禮三光。不重五穀。身三口四。大秤小斗。殺生害命。人百已千。奸私邪淫。妖誣叛逆。從微至著。三官鼓筆。太乙移文。即付五雷斬勘之司。先斬其神。後勘其形。斬神誅魂。使之顛倒。○語及父母師主不善。天曹罰病。○悖仁慈。罰忠孝。明則刑綱理之。幽則鬼神誅之。○不忠。不孝。入女青獄。○嗔怨父母。自愛妻兒。死入西方地獄

感應

宋。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哲宗時仕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怙恩不忠。務為欺蔽。斂怨于上。引蔡卞等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妻孥。甚至詆毀宣仁后。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塚。斲其棺。哲宗不聽。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時得重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誣以左

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悔之。乃曰。章惇壞我名節。民有被酒狂僞者。詣貸其死。惇竟論殺之。哲宗崩。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轝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貶雷州司戶參軍。初惇貶逐蘇轍于雷州。又下令不許占官舍。轍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占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北斯縣鄉中。時盛暑。帝與隨從之人已皆疲困。少息于木下。須臾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趍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俄有數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所居民家一男二婦。及小兒皆雷震死。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獨小兒有朱篆可認。云賊臣章惇後身。帝曰。章惇為相誤國。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為臣不忠者。可不戒哉。

唐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罪狀既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已實無罪。王令取簿來。須臾有綠衫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贏

檀等州國家遣兵赴救兵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遣行為默受所
敗殺萬餘人大足元年河北蝗虫為災悉民不粒再思為相不能開倉賑
給至令百姓流離餓死者二萬餘人宰相變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
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六七件亦再思再思再拜
伏罪忽有手大如扇毛髮可畏再攫再思揩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
何得至此所由對云却問其人云無過宜放迴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
為中宗所聞名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跡於中書廳記之云
漢董卓字仲穎臨洮人為羽林郎以武功封斄鄉侯後挾兵柄縱逆無道
縱兵剽掠洛中貴家金帛淫略婦女謂之搜牢虐刑濫罰睚眦必死常遣
軍至陽城時人會于杜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
歌呼而還後刼帝移未央宮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
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居二
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後呂
布李肅等謀誅卓卓方朝服升車馬驚墮泥復還更衣至北掖門李肅以

戟刺之。傷臂墮車。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百姓聞之。歌舞於道。賣其珠玉
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殺其弟旻及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
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
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後其黨李傕收其灰。合
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暴雨。霆震其墓。冢戶開水土流入。既出之棺。向
入。輙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既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
大風復破其冢。人皆以為卓不忠之報。
宋馬識遠。建炎三年為壽春守。虜騎南侵。而人籍籍言郡守嘗使虜。與虜
通。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即日為降書。啓城迎降虜。
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通判又以虜退為己功。乃上章言太守降虜。已
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通判恐。即為惡言動衆。識遠與家人皆
被郡中群小殺之。朝廷嘉通判功。遷為本郡守。受命張宴。酒方三行。通判
倉皇失措。呼識遠名。如有所見。叩頭引罪。言其實以城降。乃冒以為功。使
公以非命死。某悔無及。旋即仆地而死。

宗秦檜為京太學生時號秦長脚一日眠于窓下有異人來指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於其手者後檜自北歸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宗欽宗北遷慘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二帝金人屢衂望風畏服呼為岳爺爺又飛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旗賜飛令行師建之初檜雖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未悟其姦至是兀朮又貽書於檜曰尓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女婿此讎不可以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俊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謀還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万俟卨鍛煉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于東廂綺窓下盡屛密謀于妻王夫人夫人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于市流徙兩家妻孥貲產皆没官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極惡大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

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王夫人朝夕思之。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而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卨在鐵籠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檜不服。至嘉泰甲子。衢州有老儒自州學晚歸。中路暴亡。遇兩人舁草轎來。強使登輿。跋涉高深。至一所。有黃頭力士引入。見万俟卨荷校在內。謂老儒曰。此間勘問殺岳飛事甚急。當殺飛時。秦檜曾惠親劄。令不復認。其故在此。未得辭釋。此書今在某樓文字內。無緣得來。故白主司邀公至此。煩歸語吾家。可急取於城隍廟焚化。老儒諾之。黃頭力士引出。仍命草轎舁歸。及門而甦。時其家舁尸歸斂。已七日矣。心尚溫。故未蓋棺耳。既甦。索飯食畢。即命舁往卨家屏左右與卨之子言之。卨子如言。檢得書。就城隍廟建水陸一中。焚之。後又有考試官歸自荊湖。死而復甦。曰。適看陰間斷秦檜万俟卨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與卨等俱押往無間地獄。永劫受報矣。為惡之報其嚴如此。

唐貞元初平盧師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墜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卻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曰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撝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卓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為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君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為此行要見使主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闢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于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 腳噬其膚因問曰僕射何故如是納曰平生為臣不忠當受此報今日復奚言也引者曰王祐可退卻引出碧衣猶在殿堦謂曰要見新使耶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以欠嘘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唯蒼苔松栢悄然嚴靜乃驀奠而回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祐祐但以驀奠畢擲樗蒲投具得吉兆對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噬吾足於是舉足乃王祐所噬足跡

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遣見新使為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名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為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譴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遼劉哥字明隱。太祖兄寅底石之子。幼驕狠。好陵侮人。長益兇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徼。會同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晉。以病先歸。與劉哥隣居。世宗立于軍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于泰德泉。既接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槍刺之。劉哥以身衛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端得馬復戰。太弟兵敗。劉哥與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天祿中。與其弟盆都王子天德侍

衛蕭翰謀反耶律石剌發其事劉哥以飾辭免後劉哥有弑逆之謀既覺
之帝召至問曰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項疽而死遂貫
之耶律屋質固諍以為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按之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
千項疽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
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授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
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嘗假人今將山
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為泓
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萇益恐懼
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自樹永固頻為慕容沖所敗沖轉侵逼永固又見妖
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
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縊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後又
將永固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
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愕走之後帳宮人逆來刺鬼

悞中蕢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之流血如夢後三日蕢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篡逆遂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涓父皓先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從晞遊溫乃疑之庾清生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僭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擧體黄衣謂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車為左右言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即病因此憂懣而死

宋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隣人忿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鬭母久病聾且老不能堪捽摑頓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為隣

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為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渡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採長藤入水纏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尋見婦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狗。言語如恒。自云。不孝於姑。為天神所罰。夫乃斥去。已後乞食於道。不知所往。

齊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必併噉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心中介然。即吐血。明日而死。

宋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後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

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去。妻憫姑老。不忍棄。挾之以行。陷于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却還。何用去。復挾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告曰。恰到此。為黃黑班牛觸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蓋為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

宋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每為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與之曰。以是為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民舍。雨止而出。聞子已震死。趍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脇下皮內。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携。已失矣。

宋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兒三人震死於一室。澤背上有朱書曰。天誅不孝龍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識師。居白龜池為娼。其母但寓女家。遇子受奉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

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相與罵傷以乞錢目之故獲此譴

宋時。陳永年嚴州人。開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来見之。遽攫而走。母恚悶仆絶。兄追及争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卧。是夕永年忽遭震死。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将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着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来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告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来償父母命。明日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悟。旦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勿殺。待慶植至。放之。俄慶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皆不食。植恠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

宋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廕至承務郎甚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熙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座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之子已而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既已富貴率皆驕滛貪暴不孝不弟今爾亦止可一任矣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者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毋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毋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徧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為州字也次子溺成州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宋乾道五年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為虎急報趙至問其由已不能

言兒女圍繞撫之。但含淚把幼子看。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納。曰。與生肉則
攫取而食。六七日後。稍搦在傍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近。趙异置空
室。扃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
李為人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釁必至。盍與之焚章
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命
方絕。李生時凶戾狠妒。不孝翁姑。暴其親鄰。趙生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
者。

昔黎瑫。茂州人。放蕩無賴。貪婪酒色。不顧父母之養。父喪。無戚容。不事衰
絰。仍耽酒色如常時。母尋喪。暴露五載。不終喪事。縱欲敗度愈甚。一日被
雷焚死。

宋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
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曰。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絶之。父言其名字。
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
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之。不可。父乃去。曰。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為公

訟。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有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隣里皆震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氏家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

宋德州德平縣民。有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新搆瓦屋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夜叉數頭相逐。繞其居。折柳盡髠。亂擊屋瓦。其夜隣家聞門外語曰。不孝之家。宜盡碎之。明日視屋。無一瓦得全。

宋南劒沙縣人羅鞏。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鞏亦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宜急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懇之曰。鞏平生操守。鮮有過。頗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不葬耳。鞏曰。家有兄弟。罪獨歸甚。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悟。悔恨。束裝遽歸。鄉人同舍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

宋鄱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為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

娶亦遣呪罵隣里皆惡之乾道七年二月寢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躑介
介不能出聲救療踰十刻方醒父之能言曰蒙綠衫人呼去逼入浴室中
四向皆然火熱不可向啼叫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如是移
時焱然而寤謂為夢魘然境界歷歷可想也俄頃雞唱父詣廚作粥牝猫
適產五子於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懼設誓不飲
酒盡改故態

宗乾道九年贛州瑞金縣市橋壞邑宰孫綌持錢授狗脚寨巡檢翟珪欲
買木繕治縣民温大居興仁鄉之胡嶺家有樹林其巨者一本圍五尺前
二年温母命倒伐之規為送終周身之具求暇鋸解子亡狀不復與母議
徑詣里正胡瑋劉宗理售之得錢萬五千悉掩為已有母聞而泣曰吾年
八十五歲旦暮入地百物不可將欲送死者唯此木耳汝為我子何忍見
奪耶翟珪遣軍校張友部役夫方欲牽挽木從山自滚下其末斷折丈許
見者異焉四月初温在田蒔稻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
分右畔如火所爇煙色鬱然左畔半體仍舊不死背有朱書不孝二字

宿遷水陳尉。一日出廳。見門外有數人衣青衫者入。遂回取衫着。洎出不見人。惟案間有黃牒一紙。開視皆不可讀。止認得其姓名。下有不孝二字。遂驚懼。急命道士作法消禳。取牒置紙錢上。方舉火。為霹靂所震。其妻亦震死於堂。蓋陳夫婦平昔不奉其親。故獲斯報。

宋紹興癸酉夏四月。衢之龍游。地名堰頭。有吳氏妻與姑爭飯有語。其婦遂持飯傾與豬食之。須臾雷電遽作。二三天神自其門前楊柳下入其家。擊二小兒於床上。其婦與豬震死於當門。

宋紹興丁卯。龍游地名城角。有姓徐者。兄弟二人。共養其母。五日一輪。其兄貧甚。而弟稍厚。相去十餘里。及兄供之次。饘粥不給。輪內尚有二日。語其母曰。食不足。且往弟處。後措置得當補填。其母乃往及弟門。而弟不納。曰。兄供未滿。母以兄之意語之。弟力拒不容入。母聞其飯已熟。覓少止饑其弟乃令妻取飯甑置臥床。以被覆之。雖杯飲亦不進。母乃垂淚而往。行未及里。片雲遽起。雷電大作。俄有一神人自籬外入提瓶甑擊之。其神人遂令先取其妻震于門。次震其夫于堂。人之不孝其親。以速天誅捷於影

響可不慎哉。

宋姑蘇村民安二。以漁為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為。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餉。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襆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罵曰。汝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汝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為。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死。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死于野。迴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絕。

宋廣州番禺巷內民家女子。父母甚愛之。納婿于家。女狠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晝飲過醉。復詈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指畫肆言。穢惡不可聞。隣人不能堪。至欲相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身不仆。手猶舉指如初。

宋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不得其飽而自食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有僧過門從姑乞食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秔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往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唾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衣授之婦反覆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皆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

宋興國軍民熊二禀性悖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子視之如路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聽將訴之於官復不忍但每夕焚香仰告神天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惡子方從其徒縱飲聚博長空無雲忽變陰慘雨脚如麻雷電交至諸人對面翳暗莫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良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於郭門外剜其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識曰不孝之子時淳熙三年

九月七日也。

宋時有二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於同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陳五四者。正在飯店內烹飪。尚未得食。立於竈後。有牧童王正。忽見有文身之人。推攜錦皮簿書入門。恍惚間先推攜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五四頭巾穿破。頂上一竅穿透至非肆而死。

金熙宗時。解州安儀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質。至梁獨狠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中。河東荒饑疫癘荐臻。流徙滿道路。梁挾母與妻并攜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就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減半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前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即仆母在地。曳之道側。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稍進遇妻。妻問姑安在。曰。老人舉足遲。但先投大家丐晚餐。以須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為夫所害。還訪之。見尸已僵。搏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于縣。纔及中途。風雨暴作。霾曀不辨人。迅雷震耀。鬼神飛熠。雜遝出沒。眾懼散。亦不暇顧梁所之。

少頃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燒爛。唯腦骨僅全。儼成髑髏。肢體如故。目睛晴淡無光。而不死。能别識人物。飲食言語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憫其妻能孝姑。給穀養之。梁經數年不能舉動。號呼而死。

宋度支員外郎王瀆。再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奉養殊闕。瀆死數年。經有二子。皆以成立。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己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立婦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詣母處省。高氏力止。終不輟。經卒。水立婦亦病癩卒。

昔有婦性狠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乃作計。教其夫主。令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震殺其夫。母即還家。其婦關閉。意謂夫歸。遂發言已殺未。姑荅曰。爾夫已被雷震死。其婦驚怖。俄而雷電復作。婦亦震死。隣里舁入冥。見不孝夫婦。俱在地獄受諸苦報。

宋劉建德所生母病。其妻奚至尼寺。遣二婢共寺易藥。母不樂。往妻早甚。

劉不能制。母死。夫罵曰。吾必訟汝於陰府。不數日妻卒。又數日劉卒。妻方大殮。忽震霆一聲。腹皆拆裂。臭聞數里。雖至親亦皆走避。無一在者。然則用妻妾語。違父母訓。是可然乎。

宋。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孝。每出外。慮其妻金氏侍奉有闕必再三祝付而後往。金氏不聽夫語。養不盡禮。母甚埋冤。金氏憤之。恰值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糞。金氏乃以麪裹糞為餅餡以進。母食既半。覺臭穢不可食。遂留以待兒歸。李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金氏奔走。尋邏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走入關王廟中。李生入廟見一狗伏於案下。睜目不敢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狗流涕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為狗矣。數日而卒。

宋。松陽縣有少年子。籠養金鳳。且善鬭。可直宋官會數百券。忽出外數日。缺食而死。妻疑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罪。阿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豈知此子兇狠。歸不見禽。欲撻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爾其寬之。子怒極。曰。老狗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為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湯浴洗。

俄黑雲四合。震雷一聲。挾其過前山。劈開楓樹。寘其中。此地稍暗人不可
見。惟母見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懸尸於樹木之杪。
宋。宿州虹縣何借職言。往年自宿以東。秋夏不稔。有村民忘其姓氏。常優
其妻子。而怒賤其母。因時饑饉。越他鄉。適過一大林。閑無行旅。謂其妻曰。
婆老累我。遂用帛於墓樹而去。其家舊畜一犬。習養甚馴。夫妻既行。犬遂
不復從。返居母之左右。須刻有少年躍馬一二輩。臂鷹挾彈。遊出林下。其
犬輒出吠之。少年引彈之。則望林而竄。如是者數。若有所訴。少年本豪俠
尚義。情有所疑。因隨而視之。衆見一老嫗懸於墓樹。遽為解之。詰問其由。
備言兒婦之故。前路未遠。少年頗傷其意。遂乘馬北逐。使老嫗後之。犬亦
兼行。至前店。夫婦方餌糜。少年者未識其人。犬搖尾先至。夫妻皆欣然曰。
犬至矣。少年曰。此必其人也。將下馬即擒之。未及見犬躍上。齧斷其喉。遂
斃。妻送官司。所屬准法。
宋。鄱陽孝誠鄉民王三十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
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別易株板。及母亡。則又欲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

欸、母既蘇、旬日為雷擊死、倒植其尸。或走報鄰、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
正日中。震雷忽起、挈子往他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
兩瘞之、皆震出、遂斲棺一竅、表以竹而掩之。始得寧。
宋福州長溪民為贅婿於海上人家、以漁為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丕
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歸、民不肯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
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於舍後、復誑其母且告之曰、今
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既多且大、嘗
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老媪耶、妻往睨、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
信。往視之、果見群蛇蟠結、一家大者昂首出。徑咋其喉。即死。蛇亦不見。
宋陳昱福州人也、嘗貢入京師、往二相公廟。力以科第懇焉。夜夢神曰、子
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昱猶疑之未信、明年果下第。遂急歸營葬事。
宋紹興中。吳江縣民張十妻、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夜夢神告曰、汝不孝
即當得惡死、未幾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及髓、宛轉呻痛聲
達鄰里、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蔫蓆皆盡。年餘乃死。

宋高君贄福建人登進士第娶檀氏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為妻生二子一女而子亡君贄仕至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尚幼唯檀氏劉氏共處劉氏年尚壯失婦道檀氏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湯藥幸其死遂寘蠱以毒姑之婢病未及死即強斂而焚之未數日劉得疾但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頭極痛勿抽我髮又曰箠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聞之曰阿姑與其婢箠我數日而亡

宋洛州打車李留哥幼失父有老母王氏留哥酷好賭博不務營生全無產業其母冬衣单衣一日留哥賭輸將母裙就身解脫其母挽之不住將母推倒跌下二齒留哥恐遂去濟南依吳屠家賣肉稍改前行住數年生理頗勝吳屠遂以女妻之後致吳屠家巨富濟南人因呼為李吳留吳屠死無子留哥盡有其貲遂棄屠業開典庫為生出入鞍馬以為豪户一日有告其母曰爾兒在濟南開典庫爾却居此受若其母遂告街坊乞少累足遂往濟南尋至留哥宅前問姓名有婢出問曰婆婆為誰應曰我乃留哥母婢傳入留哥從門内視之令僕將母逐出云此老婆風魔母不得已

於濟南日乞於市。夜宿悲天院。院主張社頭。一日於典庫見留哥曰。爾毋何為不認。留哥曰。諸事休言。若肯壞此老婆。與銀一錠。社頭曰可。留哥與社頭銀一錠。社頭將至院。買米麪。日飼老婆。謂婆云。從今日勿上街。留哥見毋不上街。謂社頭依其言。然且疑未決。不數月毋用銀盡。又上街行乞至留哥宅後門。有婢抱留哥兒。兒見婆。輙入婆懷。婢遂以與婆。兒亦歡喜惺惺。留哥妻見孩兒歡喜惺惺。留婆日抱之。遂與飲食。婆亦隱其實。未與吳氏言。一日婆失手跌下孩兒。磕破面。留哥見。將婆毆之幾死。其妻勸止。至夜半婆稍蘇。告吳氏曰。我洛州打車李清妻。爾夫是我親兒。我來此既不見認。更與悲天院主銀。教壞我命。吳氏聞之。遂請婆婆入後堂拜謝之。留哥見之大怒。即毆擊婆并吳氏。為隣家所知。執以送官。官名張社頭具言其實。乃申于朝。將留哥剮于市。刑訖。吳氏敬養老毋終年。

宋太學經德齋方清孫。蒙仲之弟也。出繼從叔位。將其叔田產盡貨之。別置已業。後得疾危殆。命道士設醮。道士出神見乃叔云。蝡此子者。欲其守先疇。今數世之產。轉鬻他姓。吾訴于帝。已得請矣。其家聞之恐。再設醮。蒙

仲弋作青詞叙悔過之意語極懇切道士再言乃叔云非由衆之詞蓋出他人之筆病竟不起。

宋紹興十九年沈約知潼川府方坐衙次忽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辨旋踵間雷雨大作有神人絳衣高冠露半身於庭樹之杪指顧曰撲即有大青手出雲霧中取執撾一卒撲殺之少頃開霽沈公詢其所以乃此卒請粮粟不與母食其母常仰天而詈故遭誅云。

宋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杜三者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有一母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惟况以兩飯養母然恃酗酒小不如意至於辱駡加箠隣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嘗褻其父告曰汝不孝極矣後復毆母吾必殺汝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如狂取所合蚊藥內砒霜硫黄擣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飲市人以為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

宋周燮司勲子婦病腿間瘡晚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觧經累年百藥勿效聞有一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卯之見周司

勲于冥司。問其婦疾。同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其子懇告。吏復為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歛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我即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宋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撫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為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為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棄我。我雖死。必訴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涯日富。紹興八年。入蜀中謁韓慥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問前程。相君氣色。恐有不德事。立秋後當為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嘔血。始以為憂。同行鄉僧

来債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此人曾犯大惡。數日不死。吾不談術。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淩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女童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內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已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周王彥偉。河南人。為性凶惡。好遊獵。父鞠養憐愛極重。每戒不從。愈與惡人交遊。恣意射獵。父曰。射獵恐損生命。絕係嗣。偉不聽。常獵不止。兼遂惡人。亘為過惡。父母既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

臥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速死。無其瘡瘢。將為斃亡。忽見鬼来入室內。震動家內。大小並覺。翻偉床前。偉便仰臥。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隣人併力挽之。畢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而卒。

昔迦默國鳩陁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悖逆。不脩仁孝。以瞋母故。擧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不勝。後入地獄。受罪無量。

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構牛乳。構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即生瞋忿。以手掬乳。散其母面。隨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遍生白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脩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宴不歸。僧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僧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幸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

皆死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沐浴清淨。披僧衣。爲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閤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淹留至七日。使者曰。法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神。見打甚困。袒而示背。背果青腫。官曰。稽留爲咎。各與杖二十。杖訖。流血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名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床。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云。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割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匹杖間。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僧弟子。其罪並懺悔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未合死。主典曰。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曾勾。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宇弘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

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負僧物許。未合死。王典又以張目罵父事白王。王曰。張目罵父懺悔不得。然師為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手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脩福果。後來不可見我。更以手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僧。僧送出。至其家內正黑。法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脩福。法義手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七年後兩目流血而殂。

元。杭州王文伯至元帰附後遷居新安。子婦名西湖。性慧黠。喜塗抹。不愜其夫愚陋。一旦并其姑毒焉。攜其囊將遁。暴卒。隣人沈公夢其入牛欄而生犢。面白唇丹。眉如畫。角如髻。遠觀宛然婦人也。呼其名則舉首。笑之則嗔目或下淚。後捨入里寺為常住牛。其兄在杭州聞之。至寺齋僧懺罪。牛吐而斃。時人刊其像貸焉。

唐馬敬宣懷州武陟人。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

一女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知因夜作煎餅一女年七歲饑甚竊而食之謝氏俟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死又旬日謝亦無病而卒心上微煖三日復活敬宣問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令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視之足果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氏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

蜀杜判官妻張氏與杜齊體數十年誕生一子平居不敬其夫夫老病不能視聽步履張待之若犬彘杜竟凍餒而卒後張殁將窆發引之際覺秘器搖動疑其還蘇啓棺視之見張化作一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頃徐徐奔林莽而去人皆以為不敬其夫之報

蜀主魚鳬有弟葭萌封之于苴是為苴侯久之苴遣使求賂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盛時梓潼帝君伺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臾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苴竟大敗

嘉言

儒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反天不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天殃。○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不禋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違天必有大咎。○人而欺天。莫大之罪。

釋 貪着世樂。不信三寶。其後命終。墮餓鬼中。○若人不敬佛。及佛弟子衆。現世人呵罵。後世墮惡道。○若有衆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毀謗如來。壞正法輪。於諸菩薩。訾辱傷害。不久當墮三惡道中。○或怨黷天地。呵責鬼神。貶斥聖賢。如是罪業。無量無邊。○誹謗大乘法。決定趣惡道。○破和合衆。不信因果。是無間罪。○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訾。受極惡罪。無有出期。○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其罪實重。○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訕訕然誕佛。謂其說之不

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若有衆生聞說大乘心不樂聞調弄誹謗當知則是邪魔眷屬○不解此法而輙毀謗百刼千生斷佛種性

【道】不信經法妄生謗讟命終之後墮大地獄○慢道輕教自有陰責○得吾真經生不信想誹謗滋甚當來惡報眉髮墮落遍體瘡痍○訾毀三洞大法經典死歷九幽出生野獸中○舌爛壞者從訾毀三洞大乘經教中來○為人不信法毀謗諸賢良死受酆都獄○誹師謗道輕慢三尊致墮諸苦長與道隔

感應

宋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灑酒罵天太平興國初覊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落于馬前昂取視之皆黄字天篆乃上帝譴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擘撦（昌者切）擲之躍馬而去俄頃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拾行裝急奔前店則風清日麗了無纖翳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之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雨雷電

震燿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屋諸子驚甚即馳入户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盧舍揺動諸子益懼近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枝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羑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皆有赤文横布十數狀類撻痕似雷鬼之所為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經上明見芙蓉方發取還家聞華有聲恠之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擊以箱案懸於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觧所披衣堆座案上有人寄宿恣意污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舍利毅聖来敬爾何行悪死墮地獄生為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遂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餘舍利騰空而去

唐勝州都督薛直丞相訥之子也好殺伐不信神鬼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来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経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

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命長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知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君命且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遽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殞于此矣直大恐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夢見直械繫而去驚覺入戶視之直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子與別曰吾已死在北驛身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唐龍朔三年崔義起夫妻皆不信佛法其妻之父蕭鏗辛酒不入門專誦法華般若數千遍一日妻亡為脩三七齋次乃附婢使素玉曰我生時雖聞有地獄而不之信今受苦不可言茲由汝等為我轉經然燈遂得暫歸我過幾日更來將素玉去冥司矣至期果然素玉暴死乃見一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火鑊鐵床總至夫人受諸苦楚忽見父蕭鏗坐蓮花臺語素玉曰我女生時不用我語不信善惡常多瞋妬今受此苦汝歸可語

児女。作諸功德。使之解脫。時見一婆羅門潛行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法華金剛藥師經各一遍。並作梵聲而誦。素玉並解言音。如是三日。素玉乃蘇。具言其事。時有薛將軍聞而敬之。設齋迎素玉。令試其經。及陞座誦之。一字無遺。座中有梵僧合掌歎曰。一如西域語音無異。合衆驚訝。咸生正信。

昔有衆生。蹇(居展切)吃瘖瘂。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慢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昔提婆達多(菩薩名)作種種因緣。欲得然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已頭上。即便悶絕。躃地而死。

昔佛在舍衛國。無數大衆為說要法。時有外道弟子摩那祇女。宿罪深重。身帶木盂。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即祇樹)寺。見世尊與無數衆而為說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在衆中。毀辱瞿曇。(佛姓。華言地最勝)今我等師得

設供養乃至衆中說偈言此說法人令我此身懷妊有児時大衆中多諸外道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衆聞此女語皆共信用其信佛者内自思惟昔佛在宫捨王重位捐棄綵女出家學道成寂正覺豈有心眷此穢陋之女時釋提桓因（帝釋別名）在如來後執扇内自思惟此弊梵女云何乃生此意誹佛化為白鼠齧木盂繫斷聲震大衆無不見者其中不信篤者皆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僉然同悅尋有一人從座而起手執木盂語彼女曰此是汝児耶時地自開全身即入阿鼻（華言無救）地獄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現驗如此豈云後世

昔有衆生兩目失明都無所見或抵樹木或墮溝坑於是死已更復受身既得生已還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瞎他眼籠閉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提婆達多種種變態動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從衆匙（音辭）少提婆達多自言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繞與佛何異

如是思惟。生心破僧。得五百弟子。後舍利弗說法教化。僧還和合。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杵遥擲。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拳於尼。尼即眼出而死。作三逆罪。復與邪師富蘭那外道等為親厚。斷諸善根。復以惡毒着指抓圳側交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到於王舍城。地自然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

宋釋祖可。字正平。西蜀蘇伯固之子。養直之弟。崇寧中止廬山。幼瞻家學。預江西詩派。雅思淵才。非言之下。一日猛省曰。眉宇向秋。專於吟詠。忽若死魔索戰。將何排敵。因叩一耆宿曰。藏乘秘典。何者為勝。耆宿曰。法華。君於群經。固可信矣。可即躬覽。已而告曰。此經可取。止有香風吹萎華。更雨新好者。一聯頗協意。可輕薮此言。即感迦摩羅疾華言白癩病擧身焦臭。不可近。逾三十年方殞。故叢林中以癩可目之。經謂若見受持是經者。出其過惡。此人現世得白癩病。以可校之。佛言不虛矣。

宋僧孝慈。居慈門寺。自幼依信行禪師。說三階佛法。以脩苦行。身常乞食著糞掃衣。六時禮懺。隨所住處。以是化人。唱言誦大乘經者。則入十方阿

鼻地獄。急須懺悔。一時在岐州說法次。有優婆夷韓事女言近持法華經。勸諸有緣同誦。慈言曰。汝持法華。不當根機。合入地獄。速須捨誦。餘者並捨之。其為首優婆夷不忿。即於大齋日。萬人聚會燒香。發誓曰。若某持法華不稱佛意。頟身染惡疾。令大衆見。又頟生身陷入地獄。若某持法華稱順佛意。頟禪師即當此報。言已。慈即應時被神所打。失音不能言。其西高座唱集錄者。亦復失聲。內有五箇老禪。亦語不得。其捨讀誦人。睹茲異報。讀誦倍先。

宋景定中。京師一富人姓王。嘗聞人言。金陵乃帝王州。繁華無匹。切慕之。且止二三百里之近。僱舟携所寵李氏同往。恣遊歷覽。至鐵塔寺。携手笑謔。後歸自省曰。寺乃神佛所居。誤為笑謔。遂命道士設醮謝過。其詞語云。始為金陵之遊。致有鐵塔之誤。詞奏上。奉帝旨送三省進奏院看詳致誤之因。院官閱簿籍。即無上件事迹。遂差天下下所屬契勘。既至鐵塔寺。伽藍等神具析。方行彰露。却云歲終方敢類奏。張祖師自進呈。帝大怒云。此等不敬三寶。笑謔侮慢。敢達天京。王李二人送雷司。鐵塔寺送火司。後祖

師力叩此人愚昧難免罪戾但知謝過欲望天慈特賜輕減再奉帝旨王
李皆賜死。鐵塔寺焚毀。若王生者不自畏心。亦不畏神。悔而方知畏天。吁。
亦晚矣。

五季中進士孫樵。性尚剛介。不與群居。詆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梓潼帝君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進。欲投郵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涘。如何。帝君令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誑我。再呼曰。神既在。何不為我止風雨。使我能止於平陸。如何。帝君笑曰。予所過神廟。必侮狎。指以為妖。笑以為誣。今悔之何及也。予示之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須臾。風雨頓止。翌日留記于廟焉。自是孫樵終身坎坷而卒。

宋姑蘇翟秀才家乳婢王氏。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時。贅生於尻。日以痛楚。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用兩手於地匍匐移足。方可動。伺犬彘就槽。趣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

宋亳州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携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煆藥而賣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汝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多欲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須臾燄發五體烘燒衆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

宋泉州塩鋪戶師信于乾道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設黃籙齋託宋九四買獻上真酒至二十三日夜四更忽雷閃遶殿大風翻屋有一神將長丈餘謂九四曰師信家設醮本令李吉甫買酒汝剛欲為買先除一引固已獲罪又取加饒先喫却獻上真殘酒罪不容赦今汝壽未盡汝福盡當有天火焚燒汝宜急告其人整衣拜跪燒香至曉方得風止

宋趙提幹彥游開慶己未任湖南倉幹庚申鄂渚有警趙丞許黃籙齋醮遂得善歸後咸淳辛未年間就西山集福院賽酬請光孝宮道士王若川告盟但合用數目誥大龍之鱗甲悉用真金力不能給謀之建陽翁道真則許以金紙代之凡事簡省遂請翁主行齋事王若川雖同壇分任而凡

事終不留心。兼執事者俱不嚴肅上貽天譴未幾道衆一行人俱死若川亦感拘攣之疾。趙雖享年已困苦無聊一會中人無得免者。可不懼哉。

元。新昌縣黃與行至元辛巳設黃籙大醮託館客傅雲叔作醮壇一宗文字。醮罷數月。雲叔忽患背疽。口中言語謬亂。其家請法官陳宰叔行法。附體童子云傅雲叔作心詞不直寫事意裝成巧語。謂黃與行禮義傳家。詩書教子。黃與行貪吝鄙吝。破衆成家。安有詩書禮義耶。決脊杖二十。卧枕三年。押赴酆都收管越三年雲叔疽發死。後黃與行死葬之縣外。有軍過掘其墓斫尸為三段受禍亦至矣。

唐衢之東華觀物産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甚。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諭不及。辯以飾非。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為語端。既死數年後。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齕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羣牛中否。衆方言笑。一牛直詣

衆前。驅之不去。試以其監齋呼之。號而雨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愍之。爲拜章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寤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徑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宋眞歇禪師清了。紹興十一年十月。在温州龍翔寺爲衆作水陸齋。有行者九人竊食供果。至夜皆死。有一人得行者所遺者食之。亦病焉。

北魏奚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康生二兒暴喪。身亦遇疾。使巫視之。見季龍與豹爲厲。謝之乃愈。

宋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爲人請雨治祟。名呼雷霆。若響斯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劍叱咤。良久陰雨肅然。烟霧鬱蔽。見一神人。戴冠持斧立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名。願聞其旨。鄭曰。以諸人欲奉覩。故遣相召。無他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翫。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

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衆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

宋湯顗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之孫也紹熙五年為涇縣宰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饌飲兩席設于祠宮而命卒呵殿直造其處與神分賓主亢禮對酌且言當官藉庇之意吏民見者屻怩而憂之是夜暴風欻起山水溢溢縣治渰浸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咎湯以廬舍損敗伐木於林藪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奉事香火心猶未誠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按罷去

宋湖南師別之傑未得志之前秪分寧縣旌陽觀縣近有賈孺人適抱病其子天錫禹錫命僧叩寘陽祈福是夜至三更之際聞衆鬼邀觀中土地同往赴齋土地辭云今夜有大貴人宿此職當呵護不可行良久衆鬼歸土地問云赴齋如何鬼曰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污監齋已攝刀於屋尾矣之傑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負明早過其家告之所聞腥穢之事

賈於兎上索刀驗之果如其言。

宋淳祐辛丑吉之永新市人。於上元夕迎燈奉神。自晚至次日天曉花燭交輝極其奇巧。有小董伍三者素習滑稽裝一秀才教學生數人語言甚是山野鄙俚士人見者惡之。隔二三夜夢一神人稱是孔夫子。叱之曰汝何等人敢以儒人為戲。吾必禍汝。未幾全家遭疫。至於絶嗣。思此事大聖人未必責此等小人。想儒中英鬼陰見不平托名以罰之也。亦可為戒。

宋南昌李知縣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頽損且基址湫隘。遂作新廟於縣南。奉安日往移夫子聖像十餘人擡舉不動一士人在側曰夫是之謂仲尼。李宰怒正色責之曰公為士子而敢慢先聖如此。其人惶懼而退。至夜忽被陰吏追到一官府曰李知縣有狀申汝侮慢先聖命左右挾過決大杖二十。及覺如癡人。自後更不識一字。雖姓名亦不能寫。

宋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甯氏。翰甯出也。甯之生歲月日時不利于夫。遂減歲還就吉辰而歸于張氏。間與厥夫禱嗣於歸真觀之三清殿。祝詞以所減之歲告焉。繼育數子。而翰父物故。會歸

真觀火竇容以鏹五十萬與道士修殿宇。少時竇亦死。後數歲翰為所憑。以手執髭鞠躬曰。聽聖語。竇氏以詐偽之感誣罔上真。又弗詢于子。私用家資。巳受考於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衆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繇是刑人率聞之。憶。女子增減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不小。妄以告神罪尤大也。專取家帑以用構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責怒。矧非禮而用者乎。

昔有一長者。供養大乘法師。日日說法。忽設午齋。大乘法師升座不食。長者號曰。我今設齋。願師攝受。師告曰。臭穢觸我。我不可食。長者哀愍。即向世尊作禮問言。設食供養。法師不食。勝上之法。何日聞見。世尊曰。僮僕以厠籌炊米。不生敬心。所以不食。長者憂惱。復以花香衣食施財供養於佛。投誠懺悔。僮僕後墮地獄。身體俱然。狀如火聚。出大猛燄熚然不息。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虫。名曰鉤觜。被諸毒害。嘗噉其身。生畜獸中。皆由往昔臭穢於師。常食餘菜。捨彼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邊地。從彼死已。遠墮地獄。無量無邊受諸苦惱。中巖禪師水陸教戒儀載。潼川人家以穢薪蒸作。聞空中呼曰。上聖不受食。施主無利益。以今其俗蒸作。惟燒乾草。以二

事觀之大。而墮地獄。小而無利益。皆自不潔所致。人家事天事神事親事長。炊爨芻薪。可不戒哉。

漢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少明五經。孝成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峥嵘上下高五十丈。自崖址而入。冬夏無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如五十許人。深目多鬚。鬚髮多黃。長三四寸。其與人坐。或時忽然著高冠玄衣。人不覺也。衡府君在潁川。自說其先祖有與根同歲者。王莽數使使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遣廟掾王珎問起居。根不荅。重遣功曹趙公山往達敬。根但言謝府君。別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民人大疫。郡中死者過半。太守大小悉病。府君使王珎從根求消災除疫死之術。珎到。叩頭述府君意。根教於太歲泄炁上穿地作孔。深三尺。以沙著中。以酒沃之。府君從之。病者即愈。疫死登時絕。後常用有効。後太守張府君到官。以根為妖妄。欲殺之。遣吏呼根。舉郡皆諫以為不可。張府君殊不聽。於是諸吏先以此意報根。令去。人至未及語。根曰。張太守欲得見吾何為也。吾當往耳。吾若不往。恐汝諸人必坐我得怒。當謂汝等不敢來

呼我也。根即詣郡。時賓客盈坐。府君請根。使庭下五十餘人將緹騎被[illegible]
於根後。府君厲聲問根曰。君有道耶。答曰。唯唯。有道。府君曰。有道能召鬼
乎。若不見。即當戮汝。根曰。甚易爾。遂借府君前筆硯書一符。以符扣階。錚
錚然作銅聲。即聞嘯於庭外。聞者莫不肅然。衆賓悉恐。須臾廳南壁忽開
數文。見四赤衣吏傳呼避道。赤衣兵數十人操持刀劍。將一科車直從壞
壁中入到廳前。而所見壞壁還復如故。根即命車上鬼。赤衣兵發車上鳥
被。下有一老翁一老嫗。反縛囚繫。大繩勾頭。府君熟視之。乃府君亡父母
也。府君驚愕。愴然流涕。父母亦泣。責罵府君曰。我生時。汝仕官未達。不得
汝祿養。我死後。汝何犯忤神仙尊官。使我遭收縛囚辱如此。汝何面目立
於天下。府君下床。向根叩頭乞放赦先人。根曰。唯唯。麾赤衣兵將囚出去
散遣之。科車出去。南壁復開。車過壁。遂失車所在。根亦即隱去。夫人當時
暴卒。良久。乃蘇。云見府君亡父母大怒。言汝何故觸犯真仙。使我被罪。當
來殺汝。其後月餘。府君及妻兒並亡。
宋丞相江古心。微時與二三友閑行。至一廟。乃男子神。次至一廟。乃女神

也。古心與諸友戲以男子神昇至女神廟云送來入贅是夜古心夢女神歛衽而啓曰某乃貞潔之神奉命血食斯土請昇男神歸廟毋污我某以公異日當貴故來禀覆其三人隨從公者亦略加譴矣次日會諸友意欲語及各言夜夢女神詬責公遂隱而不言昇男神歸廟後公果登相位而諸友俱重病獨公幸免。

宋潭州屬縣有典押張永者伐神廟木竪一居稍壯搆架已畢但未粉飾張與其眷屬入內觀看常有人應荅如喚茶則曰茶來如索酒則曰酒來不見有人但聞有聲衆謂此必廟神來取木而陰據此屋若先得官員福氣鎮壓然後徐徐遷入為好適有趙主簿赴任未入官舍先寓數日則其聲頓失張遂遷入室忽又聞有云你令官員來嚇我候過獄中與爾相會自後寂然越一年餘張適坐累下獄未及一日昏憒而死徧身但黑委官究問其僕供云早晨送飯乃煮些鰻鯉來與典押喫未久即卧而死其嫂曾云鰻鯉魚頭可以醫瘵令此頭尚存索至看驗魚乃四目其眷屬自知此必廟神為祟以戕其性命甘願息訟。

宋王貟外。魏人。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很。狠戾自恣。出過神祠。未加敬。或指而詈侮。厲𦒿正隆初。有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既延見。為縱陳禍福。其言似涉讖戒。王不悅。荅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恃力愎諫。匪朝伊夕。熒惑眞君。將下臨君家。速禳之。尚可免戾。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來。子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辭。王曰。旬日前一宗秀才相訪。意欲相恐脅。吾固拒却不聽。君豈其黨耶。吾平生直心。於鬼神之事無所畏敬。君衣緋衣而姓宋。得非熒惑之精乎。復叱之。其人出外。仰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猶鴟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過能爇盧舍耳。俄頃。火燄旋轉。散為數十炬。王屋即無遠近。一切蕩然。雖金玉堅良。俱成煨燼。其居之側有火星廟。略無所損。

宋千秋鄉民王庭傑。家豪一鄉。兄弟析居。欲創大屋。使工師求木。嶺畔古祠有櫧木。堪用之。度長三丈。圍丈餘。匠謂可作雙梁。但神祠在焉。爲可懼。傑素狠傲。聞之曰。正恐木不中度耳。何足慮。往觀之。甚喜。即命斫伐。汁從

中出汁如血。施鋸解破。有聲喤喤如泣。竟治成兩梁。及立柱。欲舉。又有聲如牛。匠操斧詬罵。將擊之。誤中一役夫。幾死。是日具牲酒謝之。巫祝纔焚紙錢。暴得疾。還家三日死。庭傑殊不顧。屋成之次年。與弟庭佐以小忿興大訟。陷弟於死地。幾不免。旋為僕告其曾殺人。逮繫禁鞫三年。坐徒刑。配袁州。貲產十喪七八。妻子皆異疾繼亡。庭傑追悔曩事而無及矣。

宋温州瑞安縣民多事三郎神。廟中一鼓。徑三尺二寸。不知何時何人所作。民間遇災殃。必擊之。立有報格。嘗一丐者往擊。見壁上有朱書十二字云。此鼓響。盜賊長。此鼓壞。盜賊敗。紹熙二年。鼓自震響。人以為憂。纔數日。果有巨寇群至。百兵不能禦。王仁傑惡子也。入廟取鼓。率衆舁贈之。酋方擊一聲。恍惚有巨人在傍。叱曰。汝何敢動此鼓。便當有報。即不見。而空中飛片紙書曰。汝等動鼓。以十日為期。賊怒而碎之。旬日後。賊衆皆敗。郡縣上諸朝廷。勅封為感應侯。

宋台州民夫婦偕往廣德張王廟焚香。是日早。婦取行厨饅頭食其一。少焉入廟。夫語之使勿行。婦曰。不遠千里而專為此來。且止食一枚。又非輙

烹豬肉何為不可遂入門弁梳洗襆裝飾樓絕高丈尺以至誠詣彼瞻參聞神王誦經之聲婦見欄干前別有胡梯將躡級而下蓋虛處也遂顛仆于地血汁從口出幸無他傷唯胸頰微損噦逆嘔吐夫視之乃所食饅頭也扶掖而還彌日方愈

宋台郡都監趙訓武所居與曹顯太尉第三子耘相近耘嘗夢到天宮自西廂迤邐過東北角望塑神一軀甚大瞻仰而行長松巨栢陰森滿庭肅然起敬傍有兩凳將就坐少憩神揺手止之曰不可知為祠廟急從東趍出所經履處屋以間計者踰數百覺而恍然其壻趙亮夫為廣德太守遣信來其女寄祠山圖一軸展玩之宛是宵夢所覩始萌奉事張王之意俄有攜三畫詣其質庫求十千掌事者靳之客曰吾買時用錢三十萬此名筆也特以急缺之故暫行權質勿慮不來贖也閱其一乃壽星像以白曹曹命如數付與旋又求益至三凡滿二萬而去徐視其二乃祠山像貌丹青煒如其人後不復來於是決意香火訓武之子喚工摹寫捲納筒中置於佛堂久而忘加標飾都監忽若為物擊暈仆不醒遂作神語曰汝兒子

柰何抛我於污穢處。家人莫知其旨。或曰。三哥心忽慢。必其所為。問之果然。急使取之。已失所在。一小兒言。前日見其婢擲一箇竹筒在後園枯井內。試令下取。乃像卷也。污泥滿外。而絹素不濕。都監少頃即復常。而婢疾作。符藥不効。夜臥叫呼。徹曉。頭髮為鼠齧盡。經三日稍愈。全如癡迷。遂遣其出。聽其自如。曹氏舉家自後不食豬肉。

宋潭州有兵馬都監。出於天武禁衛兵籍。得官既滿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行道。過青草洞庭湖。泊舟龍王廟下。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強佷。且慳嗇。薦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畏。都監不懼。夏夜月明。坐於船艎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熀熀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諸神皆出嬉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為。取彈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纔一彈。落光采霍然而滅。舟人竊以為憂。明旦詣廟審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徧體有拆裂紋。昨夕彈丸。正在裂中。以告都監。使謝過。只但再拜而退。至暮風起。其一舟失米數百斛。罄二年俸餘。僅能償直。慢神獲咎如此。全家惟恐怖。幸不葬魚

腹

宋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腥羶汗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媟瀆之意。左右戒之。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欝。雜烟霧而興。冷風激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趍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脛為關閑剪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翌旦移屯。至期。天宇清朗。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雷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污。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客會稽王氏子。壯歲時。以寒食節擊撲外人錢。詣土地堂焚香乞靈曰。使我獲勝。當爇紙鏹為謝。既而不利。王氏家約。唯大節日得博戲。適三日已竟。念不能復取償。意甚躁怒。持杖叩擊偶像數十。一僕妻洒掃見之。勸止曰。土地實主一宅。所係亦大。豈宜以小故加箠辱。乃舍去。後二日。僕妻忽衝惡悶躃。累刻方蘇。與夫曰。恰夢中行到堦頭。被兩吏牽捽。若赴冥遠。

遇白頭老人烏帽道服問之曰此婦人有何罪吏曰亦無甚事老人曰若爾幸與我釋之我前日為一白頭公行打荷他相救今不可不報遂得放歸是時王氏子有父服裹白巾故神云然始知小小神祠固有靈響後王氏子發背瘡呼號而死人咸謂擊神所致云

宋建昌人黄昭度與其鄉人為商賈泊舟潯陽月下彷彿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人不謹致其手鼎中今已潰矣其一曰不敬神明彼固為有罪但責之太過曰吾亦悔之顧無及矣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大黄為末調以羮醋傅之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瘢兹方甚良第無由使知耳昭度等適欲往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我以告遂造寺中詢之乃是夜有人設水陸於此寺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若有掣其手入鑊中數日楚痛徹骨欲死昭度等依神言療之數日而愈

宋平江常熟縣福山東嶽行祠廟貌甚嚴吳中謹事之有胡子文者疎峻人也嘗舟行經廟下乘醉與所善數人入廟有二判官相對所謂善惡二

部者。手文戲掣其惡者筆。同行以為不可。乃還之。還至舟中。酒既醒。頗憶醉中事甚懼。因昏憒狂懆。忽見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遂逝去。沿路默誦金剛經。既至廟。見兩人相向而坐。其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為士人。當識去就。何乃侮我如是。對曰。為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頓乞微命以歸。請後不敢。皆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觧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能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即蘇。徧身如舊。惟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子文自是日誦金剛經七徧。雖劇冗不敢輟。

宋。池州梁昭明祠累錢為旛。守給郡人欲集旛錢為神請封典。銅陵丞攝郡幕。委董其事。拆旛僅及五萬。丞忽顛仆。嘔血而死。

宋。襄州龍興觀門摧圮已久。神王之像土塑。毀剝僅存其骨。有徒步者取脚骨木歸以為薪。其婦因爨置薪火中。但見焦黑。竟不成燄。撤而去之。婦坐竈前自引其足燒于竈下。須剎焦然。炎。乃覺痛。其夫視之。足已爛矣。

宋。皇甫自牧。羅融州通判。赴調。由長沙泛江。六月劇暑。自牧在舟中。對神像之前。袒裼不冠屨。忽舟師大呼曰。通判亟焚香。龍入船矣。驚顧有一物繳繞起出水面。壓舟已低七八尺。腥涎流液滿舟中。鱗如大盆。其光可鑑。自牧惶懼。具公服百拜禱謝。舟且平。忽躍入水。響如崩屋聲。舟方無虞。此又裸露褻慢之所致也。

宋。乾道中。饒州行者法滿。每以五更擊木魚報曉。嘗欲竊東嶽行宮殿上黃綃帳幔。迨暮。潛身入伏於殿後。伺祝史就寢。及諸室燈火皆滅。方擬盜出。甫二鼓。漸見遍殿燈燭熒煌。侍衛錄立。外神朝謁。威風凜凜可畏。須臾鬼卒數輩。擒一老媼至庭下。認其狀。乃錦標坊西居人王婆也。法滿常因化錢。故識之。俄聞一吏抗聲數其過。讀判語云。徒一年而放。獄卒即擇媼。杖訖而出。內外黑暗如初。法滿竟穴壁竊帳而去。明日沿門求化如常時至王媼家問安否。其子婦言昨夜忽背瘡發。痛不可耐。平生不曾喫熱藥。又無錢買金石丹劑。不知何為患此。見困臥床上。法滿固默會。但嗟嘆不與說所覩。媼旋亦獲安。乃悟放者不使至于死地。法滿目擊其事。略不驚

懼。用帳滌皂為直裰。而題字不沒。為廟祝所認。訴于官。杖脊剌環。逐出境

尋即死

晉義熙中。餘杭有仇王廟。高陽許遷為縣令。遷男於廟側放火獵。便燒祠前。忽有三白麞從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撲其面。欲去莫從。遂燒死。

宋婺源縣山寺曰感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破壞不葺。天王殿圮。以其柱為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九年。神降于法堂。呼俱會名。呵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棄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亦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去。箱篋櫃櫝之屬。豈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烟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裒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藏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竿。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為神

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着紫衣。亦有賓客往来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曉。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神入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遠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宋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鐘樓下。其婦產子數日後。一妾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褻汙。曰。速徙去。不爾。且有大禍。前日爨下食器破。乃我為之。汝誤答婢子矣。馬氏謂為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呪祛逐厭禳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鐘者也。安得見迫。此鐘乃陳氏女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鐘聲為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扣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盍為語寺僧。別造小鐘。遇上官至則擊之。若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為驗。自此信宿。有娼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刹竿。又旬日。宣州僧曰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

者皆如其試。

宋何澹之東海人官至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籙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視之。澹之為說所見。慧義曰。此牛頭阿旁(即獄卒)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

元萬縣東嶽廟甚嚴。年例以三月二十八日市民慶賀嶽帝壽辰。每當酌獻第四盞。例是樂奏萬年歡。至元戊寅樂人萬壽心思是年荒歉。既無人主事。又無祇待。遂只奏商調小曲。後萬壽夢被綠衣吏攝至嶽廟清源真君殿下。真君問曰。前日嶽帝生日酌獻。尔如何第四盞只奏小曲。萬壽竟無辭以應。真君判云。決脊杖二十。連病三年。押赴海外鬼司收管。次日果背發一疽。其大如盤。連綿三歲而死。

昔某師蹤迹長安。漸至于闐(田音)國。比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坌(蒲頓切)羅漢。乃告敬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雨

寶满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塡路，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

宋安城荊山劉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建水陸，能翁作無遮榜，頗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厠，遽燈滅，有從厠中呼淡居淡居。能翁走入齋檯案坐，聲又在案下。亟登榻睡，聲又在榻下矣。且云：與君人鬼異途，何用相毀如此。能翁恐甚，遂得心疾，不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五